

分裂分析

德勒兹

杨凯麟 著

先验经验论与
建构主义



分裂分析

德勒兹

杨凯麟 著

先验经验论与建构主义



河南大学出版社
HENAN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分裂分析德勒兹 / 杨凯麟著. — 郑州: 河南大学

出版社, 2017.8

ISBN 978-7-5649-2988-6

I. ①分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吉尔·路易·勒内·德

勒兹 - 哲学思想 - 研究 IV. ①B565.5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96604号

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欧洲生命哲学的新发展”(批准号: 14ZDB018)成果之一。

分裂分析德勒兹

著 者 杨凯麟

责任编辑 陈晓菲 杨全强

责任校对 萧 歌

封面设计 郑元柏

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: 450046

电话: 0371-86059701(营销部) 网址: www.hupress.com

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9mm×1194mm 1/32 印 张 10.375

字 数 202千字

定 价 4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)

测试智力是否一流，就要看头脑在同时容纳两种相反意见的情况下是否仍能运转。

——菲茨杰拉德^[1]

[1] 菲茨杰拉德，《崩溃》，黄昱宁、包慧怡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90页。

序：为德勒兹说情

一本书验证着一个使其可能的世界，同时也指向许多不在场的书，每本书或许都是另一本书的复本，以变异、倍增、逃逸或背叛的方式划出不同的书写系列。让书写成为庆典，一本书就是一个诱惑的场所，或许这就是德勒兹所曾从事的工作。

这本书其实已经降生两次，前一本隐迹地叠合在这本上，纸页相透却毫不相同。似乎总是得穿过漫漫时光以便练习成为自己或他人的差异复本，或者，以实践差异来触及必要的重复。一切的曲折、绕道与迷途都只为了一个很单纯的理由：成为德勒兹的说情者（intercesseur）。^[1]

怎么开始是困难的。对一切建制、体系与逻辑发展的彻底批判构成德勒兹哲学不可分离的部分，想“系统化”地描述这样的思想如果不是沦为荒谬，便是对思想的简化。另一方面，以任何同一性方法（类似、如同、就像是……）来说明这个曾以一切代价推出差

[1] “我需要我的说情者以便表达我，而他们则没有我就不被表达。”（PP. 171）

异的哲学，将永远失去思想最珍贵的特质，使德勒兹的思想成为一堆抽象与费解术语的代表。

如果不是对德勒兹哲学的“再问题化”，“开始”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因为这个开始的真正开始不存在于任何地方，而只能来自差异与重复间复杂而吊诡的辩证，这是德勒兹思想最重要的动力内核，它只以差异开始，却又必须“已经是重复”。这是从一开始便已全面启动的思想风暴！

先验经验论是铺展本书问题性的一条思想导线，建构主义则是隐于书中的另一条，二者涉及的都是各种感性界限与越界的究极运动及思想实验。对德勒兹而言，界限是关于域外的问题，越界则涉及折曲的各种可能，这是只能由生成所表现的鲜活空间，特属于德勒兹的空间性，但却也只有伴随着特异的时间性才有可能。探究德勒兹哲学的时间与空间成为问题化德勒兹先验经验论的方法，思想的建构主义也只能成立在这个非比寻常的“德勒兹时空”中。

本书各章分别讨论了德勒兹哲学的时空关键概念：艾雨、时间—影像、生成、折曲、虚拟、重复……每一章都是对德勒兹的“再问题化”以便探求概念的必要性，这不是为了给出某个概念的定义（定义并不是德勒兹的思想方法），而是将德勒兹的概念再抛回与思想运动不可分离的“超越练习”（exercice transcendant）中，试着触及概念的边界，从事问题强度的制图学，寻觅“给予思考”的条件而不只是思想的内容。对德勒兹而言，思想的条件只存在于

某种“失常的极点”^[1]，分析每个概念所不可分离的内建极点，罗列其所聚集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异质力量（其冲突、互斥、汇合或发散），探测由此诞生的思想平面（或思想影像），这便是“分裂分析”（schizo-analyse）。

平行于德勒兹时空间题的，是由特异点、逃逸线与内在性平面所构成的动态思想影像。德勒兹总是以特异性作为思想（或“迫使思考”）的触发点，他的每一本书都如同是专精的个案研究，不只柏格森、斯多葛派、斯宾诺莎或福柯等哲学家被作为思想特异性的个案，文学、音乐、剧场或电影也是。这些个案总是如同“迫使思考”或“给予思考”的概念性人物重新诞生在德勒兹的书中。比如福柯，成为激起折曲、域外、主体性等概念的人物，被戏剧化于1986年出版的《福柯》中。^[2]然而，特异点并不来自任何预设的法则，既无法按图索骥也毫无范本，不在划定的范围之内且由一切建制中逃逸与背叛，所有的特异性都不是不动与静止的固有性质，而在于它所划出的逃逸线，这是由生成、变异与脱轨所表现的极致动态，思想便是由各种特异的逃逸线所铺展而成的内在性平面。

或许每本德勒兹的书都应该有双重目录或两种可能的阅读顺序

[1] “必须将每一能力（*faculté*）带往其失常的极点，如同是三重暴力的猎物：迫使它习练之物的暴力、它被迫掌握之物的暴力与它是唯一能掌握却（由经验练习的观点）同时也不能掌握之物的暴力。最终威力（*dernière puissance*）的三重界限。每一能力因此发现特属于它的激情，亦即其激进差异（*différence radicale*）与其永恒重复，其微分元素（*élément différentiel*）与重复者（*répétiteur*），如同是其行动的即刻生产与其客体的永恒筛拣，其已是重复的诞生方法。”（DR, 186）

[2] 戏剧化是德勒兹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，福柯在评介德勒兹哲学时甚至写道：“我要你们打开德勒兹的书就如同推开剧场的大门。”（Foucault, “*Ariane s'est pendue*”, in *Dits et écrits*, vol. I, Paris: Gallimard, 768）进一步的说明可参考本书“导论”。

与章节布置：先验经验论的与建构主义的。德勒兹哲学是建构主义的，因为思想意味着（特异）点、（逃逸）线、（内在性）平面所构成的创造性思想影像，这幅影像并不是实际与可见的，也不再呈现任何既定的观念或建制，它既不在经验层面也不是属于现在，而是一种饱含虚拟性的未来影像。然而，建构主义奠基在先验经验论对经验与先验的严格切分上。与差异的强度经验相遇是迫使思考的必要条件（我们有思考的可能，但我们通常并不思考，除非……），然而由经验所激起的概念却不停留在经验界，也不具有经验的性质，概念是先验的，经验与先验的区分才是德勒兹哲学的真正赌注。

德勒兹的伟大在于他所赠予我们的绝不是任何真理的建制，思想从来不是以一种教条取代另一，亦不只是简单地展示某一方法拥有的优越性，而是“给予许多人思考的简单可能性，使他们不再羞愧于自己的思想……”^[1] 思考的运动总是给予更多或更少，绝不等同任何教条，它必须被一再创造出来，因为只有在此有生命最动人的展现。

如是，有德勒兹式哲学……

[1] Schérer, René. *Regards sur Deleuze*, Paris: Kimé, 1998, 7.

缩写表

- CC Deleuze, *Critique et clinique*, Minuit, 1993. 《批评与临床》
- DI Deleuze and Claire Parnet, *Dialogues*, Flammarion, 1977. 《对话录》
- DR Deleuze, *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*, PUF, 1969. 《差异与重复》
- FB Deleuze, *Francis Bacon. Logique de la sensation*, 1981. 《培根，感觉的逻辑》
- FO Deleuze, *Foucault*, Minuit, 1986. 《福柯》
- IM Deleuze, *L'image-mouvement*, Minuit, 1983. 《运动—影像》
- ID Deleuze, *L'île déserte et autres textes*, Minuit, 2002. 《荒岛与其他论文》
- IT Deleuze, *L'image-temps*, Minuit, 1985. 《时间—影像》
- LS Deleuze, *Logique du sens*, Minuit, 1969. 《意义的逻辑》
- MM Bergson, *Matière et mémoire*, PUF, 1993. 《物质与记忆》
- MP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, *Mille plateaux*, Minuit, 1980. 《千高原》

PL Deleuze, *Le pli. Leibniz et le baroque*, Minuit, 1988. 《折曲，莱布尼兹巴洛克》

PP Deleuze, *Pourparlers*, 1990. 《商谈》

QP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, *Qu'est-ce que la philosophie?*, Minuit, 1991. 《何谓哲学? 》

RF Deleuze, *Deux régimes de fous et autres textes*, Paris: Minuit, 2003. 《两种疯子体制与其他论文》

导论：先验经验论与建构主义

一、德勒兹的方法

1. 差异的强度世界

如果有一种哲学是“德勒兹式的”，它的方法是什么？德勒兹所出版的 25 本主要著作都采用同一种方法吗？如果不只有一种方法，这些方法间有一致性吗？或者应该激进地问，“德勒兹哲学”是一种讲究一致性与同一性的哲学吗？如果不是，当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说是“德勒兹哲学”时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对“德勒兹哲学”的命名具有合法性吗？相反地，如果有一种“思想方法”，德勒兹的“方法”真的是一般意义下的方法吗？这个词在德勒兹哲学中总是被添加、删减或转化了什么特别意义？执行什么功能？究极地问，思想可以有方法或应该有方法吗？创新的思想不就应该是对一切既有方法与教条套式的批判、反叛与背叛吗？如果海德格尔著名的“所谓思考，就是我们还未思考”成立，所有的“思想方法”不就首先必然是某种“反方法”、“方法的缺席”与逃离方法，以便

最终能抵达“还未”属于我们的思想？这种“还未思考的思考”，应该只属于为了致力抹除方法的方法，但这并不是要以新方法取代旧的，也不是方法之间的篡位与夺权，而是彻底与激进地让教条方法成为不可能与缺席。对德勒兹而言，哲学如果有思想方法，绝不是必须遵循的准则与范式，不是用来评判真假对错的法庭，亦毫不凭藉“良善意志”可以达成，他的方法（或反方法）较不是为了遵守与划界，而是为了竭尽所能地“给出思考意味着什么”，以一次次的实践回应哲学最根本的问题：何谓思考？

方法其实仅是“反方法”，而思考则总是朝向“尚未思考”，在这个前提下，德勒兹的方法总是高度吊诡却也充满启发，他以背叛来结盟，以脱轨来沟通，以逃离来迫近，以瓦解来构成，以失调来协调，以差异来重复，以尚未思考来思考……与其说这是方法，其实更像是思想运动的一再爆发与驰骋，但不是为了给出统一的形式，而是相反地，为了一次次证明“当思想从桎梏中解放，没有人知道它能做什么”。

在不同的问题脉络里德勒兹以不同词汇命名他的思想方法（或“思想运动”），包括戏剧化作用（*dramatisation*）、建构主义（*constructivisme*）、先验经验论（*empirisme transcendantal*）、高级经验论（*empirisme supérieur*）等，这些词汇各自表现了德勒兹哲学的独特面向，也连结着不可分离的特定问题场域。其中，最重要与最具代表性的，是不无怪异地以“矛盾修辞”（*oxymoron*）所命名的“先验经验论”。

矛盾修辞是德勒兹书中常见的造句法，因为对他而言矛盾与吊诡（*paradoxe*）并不会取消意义，也不会因逻辑矛盾而使命题为

假，反而因为句子的另类与“不可思考”（impensable）创造了崭新意义，因不可能的连结而促使差异并激起思想运动朝向“尚未思考的思想”，这就是德勒兹以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中的各种悖论所欲说明的“意义的逻辑”，同时也是适宜表现事件的“非逻辑”（alogique）。思想与事件在德勒兹哲学中（如同在尼采哲学）取得了亲缘性，思想运动总是非逻辑地如同事件般突如其来，既不可预测亦毫无路径。

事件是不可思考与“非逻辑的”，德勒兹对于事件的思考最终亦答复了“何谓思考？”这个根本问题。对他而言，事件正因其不可思考而迫使思考，然而所有思考都首先如同事件，事件的思考与思考的事件只是同一件事的两面，因此思考事件其实就是思考思考，对于德勒兹而言，每一个哲学问题不只意味着对事物或概念的分析，不只是命题真伪的检证，而且首先是对思考的思考，是每一次都使思考折返自身的“自为重复”（répétition pour elle-même）。德勒兹的每一个问题总是重新启动了差异的视域，激活了另类的路径，因为思考连接的是一个“自在差异”（différence en elle-même），而且总是经由它们而“自为重复”。先验经验论最主要的定义之一，便是将“自在差异”与“自为重复”视为思想的多重辩证，差异与重复不再是相互悖反的概念，不再是“有差异即不重复”或“重复则无差异”，二者吊诡地相互增强与相互定义，构成了极独特的问题场域。^[1]最终，不可思考的差异、他者、异者性（étrangeté）在重复中取得意义，而重复的高级形式（永恒回归）

[1] 本书第三章“起源与重复”对于这个问题场域提出了说明。

则借由差异的回返一次次增强创造性威力。

先验经验论作为思想方法，首先意味着在经验与先验之间的来回往返。思想离不开经验，但却不停驻在经验之中，也从来不是“经验的思想”，而是必须朝向经验的条件，探究其决定作用(détermination)，铺展其问题场域(champ problématique)。对德勒兹而言，一切经验(符号)只是为了“激起”概念，以便给出它的条件。然而经验的条件既不在经验之中，也不由任何“天真的实证性”所类比^[1]，它由经验所激起但却不属于经验也在经验之外，它是先验的，一切经验(知觉、感受、回忆……)都只是先验条件的实际化。先验与经验、条件与被条件规约、决定作用与其实际化，这二者的严格区分是先验经验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，但这既不导向传统的经验论，亦非纯粹的先验哲学。先验作为经验的条件，并不相似亦不“移印”(calquer)经验，也非康德所言是经验的可能性条件。^[2] 德勒兹的哲学方法莫立在这二者的差异与连结上，而连结

[1] 对经验的思考并不该停留于经验本身，否则就犯了康德所谓的“人类学幻象”。“一切关于人与其知识的反思并不停驻于‘天真的实证性’，而是必须在以‘批判’为名的‘先验场域’中才成为可能。”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，可以参考《分裂分析福柯》的结论“以一句诗意为表达总结福柯哲学”。(杨凯麟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1，149-160)

[2] 德勒兹延续了柏格森对可能性概念的批评，对于康德将先验定义为经验的可能条件从事严厉批判，认为可能性所奠基的不悖反原则使得先验并未真正区分于经验，因此康德并没有如自己认为的达成“哥白尼革命”。“事实上，条件必须是真实经验的条件，而非可能经验的条件。它形成了内在的起源，而非外在的条件整備。”(DR, 200)。柏格森在《可能与现实》中对可能的著名批评在于：“可能一直都在，是等待着它的时刻的幽灵；它由于加了某些东西而成为现实，某些我不知是什么的输血或灌气。我们都没看到，完全相反的是，可能意味相应的现实而且与加入的某些东西，因为可能是现实一出现与将它抛掷于后的布置所给予的复合效果。内在于大部分哲学且自然在人类精神中的可能观念，它由存在的获取而实现，因此是纯粹的幻象。”(Bergson, “Le possible et le réel”, in *La pensée et le mouvant*, 111)

毫不意味有同一性，先验经验论是经验与先验的差异构成，它是连结异质双方的“与”（et），而思想运动则在于创造无数的与、与、与……制造“不可能的邻近性”。思想总是由经验激起，却“问题化”与“差异化”于先验场域的概念，先验经验论交错往来于二者之间，但绝不该混淆这二者的性质。

思考离不开经验，因为概念虽然不同于经验，却只由经验所“激起”。那么对德勒兹而言，什么是经验？或者应该问得准确一点：什么是能激起概念、特属于先验经验论的经验？日常生活里有各种知觉、感受、欲望与回忆，一切所思所感，觉得冷热、软硬、快慢、红绿、快乐或愤怒、欢喜或厌恶……都属于经验的范围，吾人可以详细分析经验的种类，其因果与意义，但这并不太是德勒兹书中对经验的使用法。对他而言，经验的功能在于“激起”，这个动词涉及某种能动性，是一种驱迫力，激活并促使改变、转向、弯折、加速或减速，换言之，经验的重点较不在于内容，而是由内容所迫出的差异效果。先验经验论以“差异的强度世界”取代生活世界的日常性，以经验的强度量来界定经验的性质。^[1]同样的经验内容（一本书、一部电影、一曲音乐、一出戏……）并不必然有相同的“激起”，激起的效果也各自差异，然而正是在这种特异的经验激起中得以触及先验场域。比如，由电影经验所激起的“时间—影像”，并不是“电影的概念”，而是由时间的问题性所展开的先验场域，文学经验所激起的并不是“文学的概念”，而是由生成所说明的先验场域；同样的，对于尼采、斯宾诺莎、康德、斯多葛或福柯

[1] DR, 79-80.

的一系列研究，也不是对哲学家思想的单纯兴趣，不是对他们哲学的诠释，而是由此激起，关于思想运动及内在性平面的先验场域，《何谓哲学？》很具体地说明了这个操作。

在《电影1：运动—影像》与《电影2：时间—影像》中由100年的电影经验所激起的并不是“电影的概念”，而是由运动与时间所表现的先验场域。这意味着，虽然德勒兹在这两本书中遍历了100年的电影发展，但并不是为了写电影史，也不是为了给出电影的一般性定义，他既不是为了提供电影教科书，亦不是为了电影的普遍性想法。这两本关于电影的书并不讨论电影的普遍性经验，也无关于电影的常识，相反地，德勒兹只谈电影影像中特异与非比寻常的“强度经验”，以电影形构的“差异的强度世界”取代生活世界的一般经验。先验经验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，便是舍弃同一性，不再以普遍、一般、类比与相似来思考，概念并不是“大家都知道”之物，也不诉诸常识（共感）与良知。一般性经验往往是琐碎与生活的常规，不足以激起概念，概念仅由“强度经验”所激起，它并不是普遍的，因为强度来自差异，而普遍与习惯则削弱强度。这样的经验因而并不在平均与常态之中，而是以其强度迫近边界，总是成为某种界限经验。在电影经验中，德勒兹所关注的因此绝不是电影的一般经验，而是爱森斯坦、希区柯克、戈达尔、安东尼奥尼、小津等人的电影，这些构成了电影的界限经验，探索特属于电影的边界，并激起了运动与时间的特异概念，进一步构成了德勒兹哲学的先验场域。

由电影的例子可以得知，先验经验论所关注的经验并不是寻常与一般经验，电影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却不是所有电影都足以

激起运动与时间的概念，就如同并不是所有小说都足以激起小文学（littérature mineure）的概念一样。时间—影像（或小文学）指向的是先验经验论的“差异的强度世界”，是由差异的强度经验所激起并创生的先验场域。

对德勒兹而言，电影、文学、民主、人权等名词都是宏观与摩尔的（molair），因为这些词汇指向普遍与一般意义，不仅使思想抽象无比，而且造成哲学的危机。^[1]相反于此的，先验经验论由具体个案（强度经验）出发，构想这些特异经验的条件，并铺展出使思想运动可能的先验场域，这是由微观力学所决定的问题场域，思想运动在此具体地翻折、转向与改道，并因此构成了必要的张力，表现了非比寻常的动态。如果再以电影为例，德勒兹的先验经验论并无意定义何谓电影，因为电影永远只是抽象的一般性词汇，“我们都知道电影是什么”，也因此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见，人言言殊且适宜无止境地争论。然而哲学不讨论、不解释与不沟通，这并非出于哲学家的傲慢，而是哲学概念来自严格定义的问题，表现具体的思想运动。因此时间—影像并不是适宜解释所有电影的普遍概念，它不具有电影的一般性，但却是由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与法国新浪潮的作品作为“电影的强度经验”所激发的概念，它并不是电影的概念，而是关于时间的先验场域，而且是由思想运动的独特转折（脱轨、横贯、逃逸、穿孔、越界、折曲、生成、游牧……）所具体决定。

[1] 参阅德勒兹写给 Jean-Clet Martin 的序言。见 *Variations: la philosophie de Gilles Deleuze*, Paris: Payot, 1993。